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2

周 珖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伪满洲国秘事

溥仪身边50年

随奎伴驾记

2

...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2

周珖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随銮伴驾记/周珖著,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1990. 6 (2006. 4 重印)

ISBN 7—80528—077—0

I. 随... II. 周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0433 号

随銮伴驾记 (1—5 卷)

周珖 著

责任编辑: 耿 宏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.75 印张 20 插页 405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定价: 149.00 元

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

ISBN 7—80528—077—0

目 录

第 10 回 宵衣旰食“康德”临政 栉风沐雨护军尽忠

..... (131)



溥仪端坐龙椅，目光炯炯地问：“诸位爱卿，有何军国大事启奏？”“臣这里有张名

单，请皇上裁可。”郑孝胥边说，边低下秃脑袋瓜子，在皮包里翻找了一阵，把一张纸捧给溥仪。溥仪不看犹可，一看这名单，勃然变色，拍案而起，指着郑孝胥怒斥道：“大胆！前者，你瞒天过海，与垣坂私定《日满密约》，造成既定事实；今天，你又自作主张，把内阁要员全委了日本人。你，你居心何在？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？”“臣岂敢，自然是皇上做主。”“为什么全用日本人？”溥仪忿忿地责问。“这是关东



随奎伴驾记

军军部指定的，臣已再三力争，毫无办法。”

“皇上，”军事部大臣张景惠总改不了土匪习气，吵着说：“咱‘满洲帝国’这桩买卖，是满、日、蒙、朝、汉五家入股，分红时就得雨露均沾，都给点儿。人家日本人出了那么多力气，大臣的位置一个不要，就够朋友了，次长再不让人家当，那还有面子了吗？在关东军那边也说不过去呀！”

第 11 回 舐犊情深醇王驾幸北国 建军意切亲信选派东洋

..... (146)



宝熙慌慌张张地进来，草草请了安，用袖头子抹抹额上的汗珠，说：“大事不好了……”原来，今天上午，中岛比多吉少佐找到宝熙，态度强横地说：“昨天午后，皇帝陛下动用武装人员进入‘满铁’附属地，这是侵犯大日本主权的武装挑衅行为。为此，大日本使馆提出口头抗议，强烈要求说明理由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！”溥仪听了宝熙的禀报，头上仿佛挨了一闷棍，天旋地转，差点没吓哭了，好半天，才挣扎着坐起，强打精神说：“他们到底要干什么？”“要让皇上赔礼道歉。”宝熙不安地看看溥仪。“太过分了！”溥仪觉得在老王爷

目 录

面前实在丢了皇帝面子，气愤地说：“我连这么丁点儿的权力都没啦？派护军接老王爷的事，他们事先都知道呀！”醇亲王爷早已心惊肉跳，将身子蜷在沙发里，瑟瑟发抖。

第 12 回 皇后失节贬入冷宫 随侍避丑遣去日本

..... (161)



溥仪趿拉着拖鞋，三脚两步走到皇后的卧室门口。当值的太监、仆妇不知哪里去了，没人通报皇后出来迎接。他招呼也没打，推门便往里闯去。“啊……”他万分震惊，立刻目瞪口呆，木雕泥塑般地厝在门口，想动也动弹不得了。他在进门的一刹那间，看见婉容的床上一对男女拧着麻花劲儿，紧紧地拥抱着。那女子头发散乱，浅桃红薄纱小袄的纽襟儿全都散开，酥胸半敞，阔脚儿滚边红绸裤，零乱得不堪入目。那男子月白大褂搭在床头，只穿了件白伏绸汗衫，下衣拖拖沓沓，大腿半露……这二人如胶似漆，恰似绿荫下的鸳鸯鸟，碧水中的并蒂莲，欢娱之情不必细说。床上的两个人听到门响，蓦地爬起，慌忙整衣下地，惊骇地望着撞破他们好梦的皇帝，一齐筛糠似地哆嗦起来。溥仪定神



一看，这两个人竟然是皇后婉容和随侍祁继忠。

第 13 回 郑孝胥报恩得青睞 熙格民求告遭白眼

..... (174)



东京车站欢迎的规模空前盛大，200 人的军乐团高奏“大满洲帝国”和大日本帝国国歌。裕仁天皇派御弟雍仁殿下蒞临车站。到场的还有内阁各部大臣，贵众两院议长、议员，东京各团体首领。郑孝胥等人由雍仁亲王陪同，进入天皇专用特别隧道。这是一条华丽的地下长廊，粉红色的大理石棚壁光可鉴人，地上则铺着厚厚的紫红地毯，一派富丽堂皇。郑孝胥走在这座光怪陆离的迷宫中，暗自赞叹不绝：“日本不愧是东方第一强国，看这长廊，就知大日本皇家的气派！”修聘使团觐见天皇，天皇大悦，对郑孝胥表示嘉许，还赏赐他一枚“菊花大勋章”。郑孝胥戴上大勋章，受宠若惊，热血冲得光秃秃的天灵盖红光锃亮。他的心激动得“呼呼”直跳，暗想：“这可是最高赏赐呀，‘满洲帝国’得到它的，除了皇上就是我啦！”他瞟瞟熙洽，暗自欣喜，“哼，有了它，总理大臣的宝座就稳啦！”

目 录

第 14 回 定严律幽灵缠身 下禁令宗室裹足 …… (190)



吉冈进屋以后，脸上挂着冰霜，似乎给这间沉闷的小屋也带进了一股寒气。他照例

耸耸眉眼，又打扫一番嗓子，才说：“陛下，嗯，我刚接到通知，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。”他突然停住，瞟瞟溥仪。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溥仪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，惊惧地问。“嗯，昨天，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。”吉冈冷丁提高调门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首犯嘛，哈，陛下亲戚的是！”“谁？”溥仪紧张地站起来。“原兴安省长凌升！”“凌升？犯了什么罪？”“勾结苏俄，反满抗日！”吉冈一字一板，又凶狠地说：“嗯，已根据陛下载可的刑法，以叛国罪枪毙了，哈！”“死了？”溥仪大吃一惊。他死也不肯相信，一位世受皇恩的蒙古都统、满洲建国元勋会反满抗日。“嗯，杀掉了！”吉冈对着皇帝放肆地用手做了个开枪的动作。“嗯，杀一儆百，非常必要！不管是谁，哈，反满抗日分子，统统杀掉！”



第 15 回 宗室受宠同入贵胄私塾 溥仪仿制亲刻雍正上谕

..... (205)



翌日下午，三人忽然被叫到缉熙楼。溥仪见他们上来，忙把严桐江、李国雄派到楼下，提防吉凶。

他压低嗓音对三个学生说：“我要告诉你们，今后的言行要格外注意，特别是时政！”他把后边几个字说得特别重，又警告说：“犯了国法可不得了，就连省长也得掉脑袋。我昨天又批准了一道新法令，马上要在全国‘大检举’、‘大搜捕’。关东军还要讨伐南满、东边道赤匪活动区，镇压反满抗日分子，强化‘满洲帝国’治安。你们要潜心学习，莫谈国事，别学溥佐、毓岱。谁要在外边惹了祸，我也保不了他的命。记住啦？”学生们答应后，退了下去。路上，溥仪说：“我还以为叫咱们去听《雍正上谕》呢。”毓岭说：“皇上的脸色不大好，国家出啥大事了吧？”

第 16 回 主奴交恶总理失宝座 日满姻联御弟结良缘

..... (219)



郑孝胥代表康德皇帝同日本使团签订完《满日邮政业务条约》，招待宴会之后，便醉醺醺地率领各部官员来到王道书院。礼堂里，悬灯结彩，黑压

目 录

压地坐了一屋子人。郑孝胥乘着酒兴登台演讲，他信口开河地说：“满洲国4年了，不是小孩子啦，就应该让他自己走走了，别总放不开手！”这句话一下子把人们震醒了，话音刚落，会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。来宾席上的日本人一看这种情况，脸全拉了下来，泥胎一般地坐在那里。跟屁虫郑垂见老子博得满场叫好，立刻在下边摇旗呐喊，站脚助威。他对同僚说：“总理大臣说的就是在理嘛！孩子总抱在怀里，啥年会走路呀？”“什么？八嘎牙鲁！”坐在前排的驹井德三扭过头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你们父子公开散布反满抗日言论，思想大大的坏啦！”

第10回 宵衣旰食“康德”临政 栉风沐雨护军尽忠



溥仪端坐龙椅，目光炯炯地问：“诸位爱卿，有何军国大事启奏？”“臣

这里有张名单，请皇上裁可。”郑孝胥边说，边低下秃脑袋瓜子，在皮包里翻找了一阵，把一张纸捧给溥仪。溥仪不看犹可，一看这名单，勃然变色，拍案而起，指着郑孝胥怒斥道：“大胆！前者，你瞒天过海，与垣坂私定《日满密约》，造成既定事实；今天，你又自作主张，把内阁要员全委了日本人。你，你居心何在？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？”“臣岂敢，自然是皇上做主。”“为什么全用日本人？”溥仪忿忿地责问。“这是关东军军部指定的，臣已再三力争，毫无办法。”“皇上，”军事部大臣张景惠总改不了土



随銮伴驾记（第二卷）

匪习气，吵着说：“咱‘满洲帝国’这桩买卖，是满、日、蒙、朝、汉五家入股，分红时就得雨露均沾，都给点儿。人家日本人出了那么多力气，大臣的位置一个不要，就够朋友了，次长再不让人家当，那还有面子了吗？在关东军那边也说不过去呀！”

“康德皇帝”登极坐殿，实现了多年的夙愿，喜得眉开眼笑。当下传旨，赐宴款待日本使团和各部大臣。国务院总务厅长官、日本人驹井德三出班奏道：“臣已安排好了，请陛下驾临宴会厅。”溥仪龙颜大悦，挽起菱刈隆大将的胳膊，率群臣去后楼赴宴。

席间，宾主频频举杯。溥仪祝大日本天皇陛下“万寿无疆”，皇军“武运长久”；菱刈隆祝康德皇帝“龙体康泰”，“大东亚共存共荣”。话音刚落，群臣欢呼，杯盏交错，宴会气氛热烈，不必细说。

次日一早，溥仪由祁继忠伺候洗漱完毕，钟点还没到，便心急火燎地下了楼，在宫内府大臣宝熙、总务处长许宝衡、秘书处副处长胡嗣瑗、近侍处长陈曾寿、掌礼处长商衍瀛、警卫处长佟济煦、侍卫处长工藤忠等内廷官员陪同下，驾临“勤民殿”二楼“健行斋”——皇帝办公室，坐等各部大臣早朝。楼下候见室里空无一人，大

第10回 宵衣旰食“康德”临政 栉风沐雨护军尽忠

臣还没来到。溥仪无事可干，接过工藤忠送来的报纸，翻阅着。

溥仪的内廷官员中，唯有工藤忠是日本人，和陈、胡、佟、商一样受器重。此人原名叫工藤铁三郎，早年曾跟陕甘总督升允当差，后来和严桐江、李国雄一样，当了溥仪的随侍。此人性情豪爽，是溥仪当执政后唯一称他“陛下”的日本人，而且有一件事使溥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那是溥仪被困在旅顺的旅馆中处境艰险的时候。有一天，溥仪忽然发现杯子里茶水颜色有点异样，疑心有人下毒，叫祁继忠找人去化验。正好工藤铁三郎在一旁，他说：“不用找人了。”说着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，脸上毫无惧色。这位“勇士”虽然没有被毒死，他这种敢于“舍身为君”的果敢之举却受到溥仪的赏识，立刻赐他个“忠”字。从那以后，这个日本人就改名叫工藤忠。半年前，溥仪深恐执政任期一到，自己被日本人甩到一旁，便派工藤忠秘密潜回日本，为自己称帝寻求舆论和实力支持。工藤忠凭借有大和民族的血统，又是溥仪亲信的双重身份，拜会了黑龙会首领头山满、军政两界朝野要员，为溥仪称帝卖了不少力气。所以，溥仪当了皇帝后，他也随之官运亨通，由小小的侍卫官，升任侍卫处长了。

溥仪无心地翻着报纸，只见《新京日报》头版头条位置上，以大号套红标题刊载了“康德皇帝即位诏书”。



随銮伴驾记（第二卷）

这份经他昨天宣读的诏书，原稿是一周前由郑氏父子亲自送到缉熙楼的。那天，郑氏父子尽往自家脸上贴金。等溥仪看完稿子，郑垂立刻吹捧父亲说：“国务总理不愧为满洲国栋梁之材呀！昨天，我眼见总理撰稿，大笔一挥，一气呵成。完稿后，想润色一下，亦难动一字。都说‘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’，总理的文章也可称字字珠玑，浑然一体；句句精当，天衣无缝。真是旷世奇才，一代文豪呀！”就文章而论，写得确实不错，可是由于这爷俩儿仰承日本人鼻息，巴结关东军，敷衍旧主，引起溥仪的极大反感。

此时，溥仪手拿着报纸，心里却在想：“你郑孝胥只知拿我的江山同日本人做交易，我就不会？别看去年我要改组国务院，换臧式毅上台，你靠关东军做后台赖着不走，我不能一让再让。现在不比从前了，我是皇帝！皇权高于一切，早晚得把你拿掉。只是这个人选……”一考虑到人选，溥仪就想到臧式毅其人是那样不争气，不敢另竖大旗同郑抗衡。

臧式毅的骨头的确很软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第二天，他被日军捕获，最初还摆出不屈的样子，绝食三天表示抗议。他母亲臧老夫人深明大义，借口儿子有吸鸦片的嗜好，亲自在烟膏里包了金子送进监房，指望儿子在必要时连烟带金一起吞下，保全名节。谁知臧式毅降心已定，等母亲一走，把大烟吸进肚里，把金条藏入腰间，

第10回 宵衣旰食“康德”临政 栉风沐雨护军尽忠

竟从日本人胯下爬出，成为“东北临时政务委员会”的“四巨头”之一，与张景惠、熙洽等人平起平坐了。待他“衣锦还家”探望老母时，臧老夫人怒而不见，竟在后堂悬梁自尽了。

溥仪心中仍在为臧式毅胆小怕事，不敢接替郑孝胥任职而恼恨。他扔下报纸，看看怀中白金表，时针指到七点，便抻抻衣襟，神色庄重地吩咐：“叫起！”

站在门口的大总管严桐江马上冲走廊高喊：“召国务总理大臣、各部大臣觐见——”不一会儿，大臣们一溜碎步，撩着长袍登上楼来，在“健行斋”门口略略踌躇一下，由郑孝胥领头鱼贯而入。施礼叩安已毕，溥仪端坐龙椅，目光炯炯地问：“诸位爱卿，有何军国大事启奏？”

郑孝胥回头瞅瞅那一伙人，嗫嚅道：“臣等没，没什么大事启奏。”臧式毅一看皇上盯着自己，白净的脸上马上沁出了一层细汗，咕哝了一句：“臣等是来给皇上请安的。”

溥仪皱皱眉，没好气地问：“内阁各部的次长都安排了吗？”

“臣这里有张名单，请皇上裁可。”郑孝胥边说，边低下秃脑袋瓜子，在皮包里翻找了一阵，把一张纸捧给溥仪。

溥仪不看犹可，一看这名单，勃然变色，拍案而起，



指着郑孝胥怒斥道：“大胆！前者，你瞒天过海，与垣坂私定《日满密约》，造成既定事实；今天，你又自作主张，把内阁要员全委了日本人。你，你居心何在？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？”

“臣岂敢，自然是皇上做主。”郑孝胥耷拉着秃头，瞅着脚尖说话。

“为什么全用日本人？”溥仪忿忿地责问。

“这是关东军军部指定的，臣已再三力争，毫无办法。”郑孝胥不紧不慢、不软不硬地应答。

“皇上，”军事部大臣张景惠总改不了土匪习气，吵着说：“咱‘满洲帝国’这桩买卖，是满、日、蒙、朝、汉五家人股，分红时就得雨露均沾，都给点儿。人家日本人出了那么多力气，大臣的位置一个不要，就够朋友了，次长再不让人家当，那还有面子了吗？在关东军那边也说不过去呀！”

溥仪素知这位张作霖的把兄弟在关东军司令官心目中的地位，虽然对他方才放肆的言辞十分厌恶，却不敢像对郑孝胥那样呵斥，只是瞪瞪这位矮胖大臣一眼，不知对谁发火地说：“你们张口关东军，闭口关东军，眼里还有我没有？”

“臣岂敢。只是菱刈隆大将说必须这么办。”郑孝胥又拉起这面大旗。溥仪一听关东军司令官的名字，立刻噤若寒蝉，舌头仿佛也短了半寸，呜噜呜噜半天，谁也